

感懷小品

一	卜居與漁父	屈平	二
二	伯夷列傳	司馬遷	三
三	李夫人臨死託武帝	班固	五
四	李陵說蘇武	班固	六
五	自序	劉孝標	七
六	自序	汪中	八
七	與子儼等疏	陶潛	九
八	論盛孝章書	孔融	一〇
九	與吳質書	曹丕	一一
一〇	傷逝	白秀等	一二
一一	與崔羣書	韓愈	一四
一二	譎居書簡	柳宗元	一六
一三	與元微之書	白居易	二〇
一四	北江書簡	洪亮吉	二二
一五	與陽休之書	祖鴻勳	二四

一六	板橋家書	鄭燮	二五
一七	辛亥臘遊箱根與梁任甫書	康有爲	二九
一八	甲寅五月二十三日家書	章炳麟	三二
一九	瘞旅文	王守仁	三三
二〇	哀鹽船文	井序汪中	三四
二一	重過揚州記	龔自珍	三六
二二	經舊苑弔馬守真文	井序汪中	三八
二三	遊英倫大寺記	歐文	三九
二四	遊蠟人院	康有爲	四三
二五	晚間的來客	康普林	四四
二六	鴨的喜劇	魯迅	五〇
二七	秋夜與好的故事	魯迅	五三

一 卜居與漁父 屈平

卜居

屈原既放，三年不復得見，竭智盡忠，而蔽障於讒，心煩意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

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

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呴訾栗斯，喔咿嚅唅，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潔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儉以全軀乎？寧與騏驥抗軛乎？將隨騖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

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漁父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於斯？』

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

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萬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濁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歠其醢？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

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

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二 伯夷列傳 司馬遷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

堯將遜位，讓於虞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

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

曰：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盡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於首陽山。』

由此觀之，怨邪？非邪？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聚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

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蕩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三 李夫人臨死託武帝班固

初，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爲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嬙見帝。』上曰：『夫人第一見我，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鄉歔歔而不復言。於是上不說而起。

夫人姊妹讓之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邪？何爲恨上如此！』夫人曰：『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託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從微賤愛幸於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上所戀戀，顧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畏惡吐棄我，意尙肯復追思閔錄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以后禮葬焉。其後，上以夫人兄李廣利爲貳師將軍，封海西侯，延年爲協律都尉。

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迺夜張燈燭，設帳帷，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

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爲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嫋嫋其來遲！』令樂府諸音家弦歌之。

四 李陵說蘇武班固

……初，武與李陵俱爲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

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爲奉車，從至薤陽宮，扶輦下除，觸柱折轅，効大不敬，伏劍自刎，賜錢二百萬以葬。子卿從祠河東后土，官騎與黃門駙馬爭船，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官騎亡，詔使子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爲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

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

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

昭帝卽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

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白陳過。敎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

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驚怯，令漢且贖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爲世大戮，陵尙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壹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漠，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隳。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

五自序 劉孝標

峻，字孝標，平原人也。生於秣陵縣，秣月歸故鄉。八歲，遇桑梓顛覆，身充僕隸。齊永明四年二月，逃還京師，後爲崔豫州刑獄參軍。梁天監中，詔峻東掌石渠閣，以病乞骸骨。隱東陽金華山。

余嘗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何則？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亮節慷慨，

此一同也。敬通值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於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轆轤。此三同也。

敬通當更始之世，手握兵符，躍馬食肉。余白少迄長，戚戚無歡。此一異也。敬通有子仲文，官名成立；余禍同伯道，永無血胤。此二異也。敬通膂力剛強，老而益壯；余有大馬之疾，溘死無時。此三異也。敬通雖芝殘薰焚，終填溝壑，而爲名賢所慕，其風流郁烈芬芳，久而彌盛；余聲塵寂寞，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將同秋草。此四異也。所以力白爲序，遺之好事云。

六自序汪中

昔劉孝標自序平生，以爲比迹敬通，三同四異，後世誦其言而悲之。嘗綜平原之遺軌，喻我生之靡樂，異同之故，猶可言焉。

夫亮節慷慨，率性而行；博極羣書，文藻秀出；斯惟天至，非由人力。雖情符義哲，未足多矜。余玄髮未艾，野性難馴；麋鹿同游，不嫌擯斥；商瞿生子，一經可遺。凡此四科，無勞舉例。

孝標嬰年失怙，競是流離，託足桑門，栖尋劉寶。余幼罹窮罰，多能鄙事，賃舂牧豕，一飽無時。此一同也。孝標悍妻在室，家道轆轤。余受詐興公，勃谿累歲；里煩言於乞火，家構衅於蒸梨；蹀躞東西，終成溝水。此二同也。孝標自少至長，戚戚無歡。余久歷艱屯，生人道盡；春朝秋夕，登山臨水，極目傷心，非悲則恨。此三

同也。孝標夙嬰羸疾，慮損天年。余藥裹關心，負薪永曠；鰥魚嗟其不瞑，桐枝惟餘半生；鬼伯在門，四序非我。此四同也。

孝標生自將家，期功而上，參朝列者，十有餘人；兄典方州，餘光在壁。余衰宗零替，顧景無儔；白屋藜羹，饋而不祭，此一異也。孝標倦游梁、楚，兩事英王，作賦章華之宮，置酒睢陽之苑；白壁黃金，尊爲上客，雖車耳未生，而長裾屢曳。余簪筆傭書，倡優同畜，百里之長，再命之士，苞苴禮絕，問訊不通，此三異也。孝標高蹈東陽，端居遺世，鴻冥蟬蛻，物外天全。余卑棲塵俗，降志辱身，乞食餓鴟之餘，寄命東陵之上，生重義輕，望實有交，隕此三異也。孝標身淪道顯，籍甚當時；高齋學士之選，安成類苑之編，國門可縣，都人爭寫。余著書五車，數窮覆瓿；長卿恨不同時，子雲見知後世，昔聞其語，今無其事，此四異也。孝標履道貞吉，不干世議。余天譴司命，赤口燒城，笑齒啼顏，盡成罪狀；跬步才蹈，荊棘已生，此五異也。嗟乎！敬通窮矣，孝標比之，則加酷焉；余於孝標，抑又不逮。——是知九淵之下，尙有天衢；秋荼之甘，或云如薺；我辰安在，實命不同。——勞者自歌，非求傾聽；目瞑意倦，聊復書之。

七 與子儼等疏 陶潛

告儼，俟份，佚修。

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賢聖，誰能獨免。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受晉旨。發

斯談者，將非窮達不可妄求，壽夭永無外請故耶！

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敝，東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俗患，僂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息擁，何慙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內愧。

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機巧好疎，緬求在昔，眇然如何。病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汝輩稚小，家貧，每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

然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尙爾，況同父之人哉！

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鄉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濟北、范稚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曰：『高山仰之，景行行之，雖不能爾，至心尙之。』汝其慎哉！吾復何言。

八 論盛孝章書 孔融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爲始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有會稽、盛孝章

尙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上，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繫，命不期於旦夕，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嘆。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向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臨難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因表不悉。

九 與吳質書（二則）曹丕

（一）

二月三日，丕白。

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况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保相。

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蕪壤，可復道哉！

觀今古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爲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披淚。旣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續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絕絃於鐘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

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爲昔日遊也。少壯眞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炳燭夜遊，良有以也。

頃何以自娛，願復有所述造，不東望於邑，裁書敘心。丕白。

五月二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塗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理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棊間設，終以六博，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筵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爲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動，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遊，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時同節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而過，行矣，自愛！

一〇 傷逝（三則） 向秀等

思舊賦序

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然嵇志遠而疏，呂心曠而放。其後各以事見法。嵇博綜技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余逝將西邁，經其舊廬。於時日薄虞淵，寒冰淒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云。

世說

王濬冲爲尚書令，著公服，乘輅車，經黃公酒壚下過，顧謂後車客：『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飲於

此墳。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來，便爲時所羈縻。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

孫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喪，時名士無不至者。子荆後來，臨屍慟哭，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今我爲卿作。』體似真聲，賓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輩存，令此人死！』

王子猷、子敬俱病篤，而子敬先亡。子猷問左右：『何以都不聞消息？此已喪矣。』語時了不悲，便索輿來奔喪，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徑入坐靈牀上，取子敬琴彈，弦旣不調，擲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慟絕良久，月餘亦卒。

莊子送葬（莊子徐无鬼）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墮慢，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垠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一一 與崔羣書 韓愈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况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

臺耶！宜州雖稱清涼高爽，不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於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閒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況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

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爲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闔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麤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后自明邪！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爲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皇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清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梁也，膾也，炙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

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以來，又見賢者恆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恆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況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況又時有兼得者邪！崔君，崔君，無怠無怠！

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強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二】 謫居書簡（二則） 柳宗元

（一）與李翰林建書

杓直足下：

州傳遽至，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得足下前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蓬壺者，聞人足音，則跼然喜。

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

僕自去年八月來，痞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太過，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顫，坐則髀癢，所欲者，補氣，豐血，強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得良方，偕至益善。

永州於楚爲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卽出游，游復多恐。涉野則有蜺虺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卽畏射工沙蟲，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痛。時卽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負牆搔摩，仲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爲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爲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理道，獨愴愴如此；誠不足爲理世下執事，至比愚夫愚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

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備觀本末，不復一言之。今僕癘殘頑鄙，不死幸甚。苟爲堯人，不必立事程功，唯欲爲量移官，差輕罪累。卽使耕田藝麻，取老農女爲妻，生男育孫，以供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病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不過爲三十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翫，亦已審矣。杓直以爲誠然乎？

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嘗候戰悸稍定時卽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白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足下言已白，常州煦僕，